宋東京考

宋東京考卷之八

嘉興石匏周　城輯

官治

翰林院

朝野雜記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揆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學士久次者鼂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内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

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書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恭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熈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兄弟入院三家二竇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為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盧兄弟入院者又有九家三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憲景

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持國二蘇文忠文定三曾文肅文昭二宋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景盧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未有也

退朝録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詔楊昭度宣召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鄲五入而一不拜

隣幾雜誌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賦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鼇頭跡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入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繖

也

玉壺清話　李翰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在學士會凝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閱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於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疎縱

續會要　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修為本院勅令格式五年御書摛文堂榜賜學士院

墨莊漫録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右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宇文粹中

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四六談麈　熈寧初韓子華發拜相其弟持國維在翰苑神宗前期諭令草制注意厚矣持國辭兄弟之嫌得請元符初曾子宣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麻示眷寵也

震澤長語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有盛名者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

玉堂漫筆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天祿識餘宋學士王珪召對蘂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崇文院即三館

按青箱雜記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為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本極湫隘纔蔽風雨周廬按兩漢博聞宿衛之廬周於宮也徼道環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輒移他所戒之太宗太平興國初車駕臨幸顧謂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蓄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規度左昇龍

門東北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命內臣督其役晨夕無
作不日而成輪奐壯麗甲於內庭尋下詔賜名崇文院
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
廊為昭文館書庫南廊為集賢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
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
卷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文獻通考　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
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
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
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

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庫彌等並賜以科名聞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於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太平興國元年詔中外購募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祕閣淳化二年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算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付

祕閣三年上製贊親書并篆額勒石立於閣前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祕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
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録總三萬六千二百八
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
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
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
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吏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
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
覆視録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
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晏輔

臣両制館閣官進管勾内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
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録
為崇文總目慶暦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巻然
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録者嘉祐四年右正言
充秘閣校理呉及言内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
補冩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冩重借書法求訪所遺
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惠
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紙冩印正本以防蠧敗又選
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歳
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

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晏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化

成天下令三館祕閣各有四部書分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卷数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校正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縁戰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奥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数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庶幾

祕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
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祕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
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
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
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
三十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祕
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
以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
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
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祕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

添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即嘉祐中寫印正本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秘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者浸多宜及今有所搜採

視舊録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别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言太宗建崇文院爲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詔儒臣即秘書省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以崇文院爲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爲一書乞别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乃命

覩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次名曰
祕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祕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
書籍所於祕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
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
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
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策府
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
私室所闕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
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
祕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

所祕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奬其書
錄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
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
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
以示崇儒右文之意乃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為
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
置祕閣俾提舉祕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內帑
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
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祕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
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

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願所進三百六十六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願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祕書省又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館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惜哉

太平興國三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

總為崇文院及端拱初建祕閣擇三館書籍真本并
内出古名畫墨跡等藏之亦在崇文院中淳化元年
詔祕閣次三館祕書省仍隸京百司凡邦國經籍圖
書悉歸祕閣而祕書所掌當祭祀祝版而已元豐正
名以崇文院為祕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
之

東都事略　國史院編修韓絳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
並在大明華清宮内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於昇
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又
益以内帑四庫三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人人力道

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繇此選也

資治通鑑　端拱元年夏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晏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玉壺清話　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選三館書以實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士扣閣求書一觀至性猥慎曰向鑰誠某所掌籤函

巾冪嚴祕難啟奈諸君非所職竊不便三人笑曰請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茍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因強拉祕鑰啟竊至密遣閤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閣賜飲盡出圖籍古畫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請陞祕閣於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籍梁武帝得鍾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俚無足取夫孝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為卿寫孝經本刻於閣以敦教化也

退朝錄　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為之所所以逐館命

修撰文字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
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皆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
見太宗實録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録在元符觀祥
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
徽南院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
院又修仁宗實録而英宗實録同時並修遂在慶寧
宮史館領日曆局置修撰二員宰相為監修自置編
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書史　我太祖祕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圜文皆細上
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

字大印麤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圈乃麤如半指亦印損書畫也

石林燕語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後禁中被火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於廨為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取淳化所遺與近世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又為

下矣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閣多一時名士率論資考次遷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鼂无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閲朝報見蘇子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无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核為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聞者大笑按東北有果如李每熟不待摘輙便槁土人因取藏之故謂之枝頭乾

洞天清録　淳化祕閣帖版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跡皆藏御府至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重刋於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跡甚多其間有蘭亭者是也名

日太清樓帖

揮塵前録　國朝承五代搶攘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太宗鄉儒學下詔搜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為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巳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元年分三館之書别為書庫目曰祕閣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收得三館所少書籍毎納一卷給千錢送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帙别無差訛方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問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觀覽

八年榮王宮火延燔三館焚爇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讎校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闕書每卷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祕書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祕對黄本以館職資淺者為之又置重修晋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書省建言置補完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十人為參詳官餘為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太

上警蹕南渡屢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熺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尊委守臣又有書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祕所藏之書亦良備矣

揮麈後錄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薨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置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廣記之類卷帙既浩博并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後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圖畫見聞志　太平興國間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蹟圖畫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祕閣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點檢供御圖書選三館正本書

萬卷寶之祕監以進御退餘藏於閣內又從中降圖畫并前賢墨蹟数千軸以藏之淳化中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觀圖籍賜晏又以供奉僧元靄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又有天章龍圖寶文三閣後苑有圖書庫皆藏貯圖書之府祕閣每歲因暑伏曝曩近侍暨館閣諸公張筵縱觀圖典之盛無替天祿石渠妙楷寶蹟矣

夢溪筆談　前世藏書分隸数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閒官書多為人盗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

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容齋四筆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惟秘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祕閣司馬公作

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太宗也國士比為仙玉檻勾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加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祕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在三館者晏集秋日暴書晏皆得預惟若餘日則不許至

寶章集　元符中祕閣復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

摹石寶章閣畫作硬黄紙次第屏扆

麟臺故事　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以祕閣校理舒雅等為編修官直祕閣事杜鎬為檢討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上乃詔付祕閣先是淳化中太宗命學士蘇易簡與三館文學之士撰集此書易簡等各滋他務尋罷其事至是復詔成之

寶元二年仁宗嘗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六篇釐三十門為十馬號寶元天人祥異書召輔臣於太清樓出而示之命發於祕閣

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圖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降而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詔三館祕閣刪定後又專命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祕閣不置局彥若免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域志

墨客揮犀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處以雌黃塗之常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

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研北雜志　宋次道為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数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録所載第為数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祕書得以完善也

宋稗類鈔　文潞公為相日赴祕書省曝書晏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草之辟蠹出何書一坐黙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甚喜即借以歸

水南翰記　内諸司舍屋惟祕閣最宏壯閣下穹窿高

敞相傳謂之木天言如天之穹窿故云木天今以翰林署為木天蓋起於此

函史　太宗初即位創崇文院建祕書閣於其中以古書遺逸尚多謂侍臣曰是教化之本治亂之原也徽是何觀乃詔求遺書書大集命史館鈔四部書為太平御覽一千卷采諸經史切治道語為御屏風十卷日盡一卷以為常宰相以勞瘁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世史類編　太宗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数等級優賜不願送館者借其本寫之

說略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又詔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又別為書庫曰祕閣又禁中龍圖閣後苑太清楼及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為崇文總目四十六類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至徽宗時總開國以來所撰集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靖康之難蕩然靡遺南渡以後復加集録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目又一萬四千

九百四十三卷其後至宋亡史又續載之凡十一萬

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震澤長語　前世藏書分散數處蓋防散逸水火之虞

也宋時三館秘閣藏書凡四處然亦有盜竊之患士

大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日知録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

建崇文院中為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

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

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

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

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祕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矣

宋東京考卷之九

嘉興石鈍周　城　緝

官治

集賢院

按集賢院在左昇龍門裏太平興國二年與昭文館史館同建總賜名為崇文院又謂之三館紹聖二年勅改集賢院為直祕閣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

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為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吴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太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

不為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為優故冠廣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為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

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燕翼詒謀錄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為集賢殿修撰政

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祕書省殿以

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賓退錄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近歲

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

有冷撰熱撰之目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右文祕

閣為冷撰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六年改

東都事略　宋綬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奇其文聽繇

祕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皐同

在館閣世以為榮

談苑　國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

職始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

學士

文獻通考　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六人判之

容齋隨筆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自熙寧中王素始後以集賢

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翰林續志　徐諧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銳意群集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蝸寄宿之所爾

國史院

按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院俗呼為史院天聖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勅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已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祕閣校理已下及京寺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院每修前

朝國史實録則別置國史實録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已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實録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隷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祕書省

老學菴筆記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重撰太祖史汛躬承聖諭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録紹聖所修既成焚元祐舊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

書紹聖所修稍稍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相鼎提舉再撰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玉照新志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秦鼂張是也故詞采粲然高出前代紹聖初鄧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為謗史乞行重修盡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采引甚多至修新史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從前史臣悉行遷斥盡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焉號朱墨本

齊東野語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輙納之禁中盖將盡泯其跡而使新錄獨

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復見矣及梁師成用
事自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
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幸其
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録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
入有得其書携以渡江遂傳於世
哲宗實録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
實録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㐲
以實録就臺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赴院詔令逐
五日一赴院修撰
蒙求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

先進御而付有司時政記從御自此始也

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退朝録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聖朝職略　蘇頌以為五朝正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翰林續志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敏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

麟臺故事云天聖末國史成始於修史院續纂會要明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至慶曆四年酉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

容齋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成大典豈宜輙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書

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
承乏修史丙午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書皇
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
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
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系父之體類聚
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
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
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
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
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

袁以高宗實録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

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湧幢小品　宋太祖晏駕錢若水監修實録有馴犬號呌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鸚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録不書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彙書詳註　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王禹偁延譽於帝曰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藉甚禹偁嘗與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而今便合

教修史二子之才似六經

太學

按太學在南宮城之蔡河灣建隆中立後為國子監真宗以書庫廹隘易其隣吳越王錢俶所居禮賢宅中隙地十步以廣之設齋二十每齋各有爐亭元豐三年增置八十齋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誡即宮城南門外營建外學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金貞祐間改築汴城監當城所經壞

而徙之東南城下至元改為汴梁路明洪武三年改為
開封府儒學永樂五年遷府學於麗景門內西北而以
宋太學諸碑刻移置其中
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
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
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始命畢
仲衍蔡京范鏜張璪詳定於太學創八十齋三十人
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
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寧元年創立辟雍增生徒共三
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

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

學之不率教者發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

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録各五人分為百齋

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

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

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

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慶曆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

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

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虜使錫晏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為錫慶院

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為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貢舉人謁先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加舊典

熙寧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才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為右學上以擬三王

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廬略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矣

聖宋掇遺　慶曆四年春仁宗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改錫慶院為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學取教授安定先生胡瑗所著教規為太學式至今著為令

國朝會要　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

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繪圖頒之天下郡邑

其執圭立戟並從王者制度

畫墁録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為太學都下舉子稍

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

嘉祐中孫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惟小三館

秘門令脱有不戒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

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然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

乃千數人矣

塵史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

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

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君也邑
乃言及中令趙公相藝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
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
却之如此者三乃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歸他日
復問中令仍補所碎劄子呈於上上乃悟卒用其人

隣幾雜誌　胡瑗卒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
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
日近時無復此事

東軒筆録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
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

處以上中下三舍而入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癸辛雜識　汴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隄蓮池尚有辟水遺意太學與首善門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奉勅書先聖之右為孟左為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臣所為贊獨先聖贊太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石碑數種如宋初翰苑題名開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

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墨林快事　袁正巳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二經立於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巳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澹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蔡襄稍為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顛老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風月堂詩話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有詩云再拜新儀瞻曽望一篇古訓監周王謂是日謁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酒豐稷講無逸也然韓

退之虔州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則唐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耶不然安得謂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再拜遂著之禮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捫虱新語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説當時京師優人有數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問者禁人也於時觀者莫不絶倒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止史約　仁宗皇祐四年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居

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山堂肆考　神宗元豐二年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會試補上舍生上舍之試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試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其後復試其行藝以次第升於內舍若上舍上舍分三等上等取旨授官中等俟殿試下等俟省試崇寧建辟雍於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偏天下於是由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仁宗時命藩輔皆立學時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以身先弟子置經義治事齋使

之服習道藝科條甚具朝廷乃下湖學取其法著令
為太學程而召瑗為國子師訓導諸生率以有立程
顯諸太學就瑗學瑗異之命分主教事神宗尤銳意
儒學遂顯用三學法罷科舉

開封府治

按開封府治在京城內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五
代梁都汴號為東都置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漢周
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改為汴梁路以府治為河
南道肅政廉訪司明初罷司改路仍為開封府治
皇朝政畧 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

權字以翰林爲除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
發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西方取則之地也
清異錄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
燦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近日士大
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祕笈新書　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國朝牧尹不常置太
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
制已上充掌尹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
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御
史臺無敢糾察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

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

老學菴續筆記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後但命近臣權之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師祖宗曾為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為尚書令三百年間遂無敢為者雖郭尚父之勲業亦避之也

愈聞記聞　唐印文如絲髪今印文如筯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麤猶且嵗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談苑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謠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凉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饒州

歷史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狀上之數冬環步於庭以籌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佑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文嘉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矣

國朝會要　范百祿知開封府囹圄空虛僚屬欲百祿

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
格皇尹功耶
愧郯錄　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
月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事開寶九年十月
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昭成
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
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
元年八月真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
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為尹東
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作制詞有所

謂肆考南衙之故實亦新太尹之多儀及名稱未正者皆誤也

四朝國史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上言曾祖顥祖適皆嘗領府事令臣復獲攝尹懼弗克荷負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縉紳盛事也

東坡集　張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遣毫髮不遺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

宋史　包孝肅公拯知開封府極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其笑比黃河清（黃河水渾甚難澄清包公嚴厲無笑容故以其笑比黃河之清）

開封府志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閭里大小男女亦知其名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牌司拯令大開衙門人皆徑至前自陳曲直吏民不敢欺

宋稗類鈔　歐陽公知開封日承包孝肅政猛之後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包之政勵公者公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隣幾雜志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鬬競事城裡外悉

府尹主之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惟府事愈多節

日清明尤甚鬬競日至數百件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

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寃濫也

癸辛雜識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昝居潤

而晉王荊王以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

指指痕甚深

一統志　呂夷簡真宗時權知開封府為治嚴辦有聲

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相繼知開封府

月令通攷　開封府正月夜放燈則籍惡少年禁錮之

歲以為常陳文惠公堯佐為守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悉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焦氏類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智囊補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為同舍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押書判云不用勘案決杖二十僕眞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決人孝壽即令追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謂僕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決之時舉子會省試於

都下數千人凡僕閒之皆畏戢無敢肆者

祥符縣治

按祥符縣治自戰國後皆為浚儀縣梁惠王都大梁開溝池引北浚水遂置邑曰浚儀是也舊在城內宣化坊晉天福元年徙崇仁坊周顯德六年復徙城北封邱門外路東宋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旌孝坊街西景德五年正月天書見於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浚儀縣為祥符縣金季兵燬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明洪武初移置按察司東南以元稻田提舉司遺址改建三十二年淪於水復徙於天漢橋北

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五等四千户為望三千户已上為緊二千户已上為上千户已上為中不滿千户為中下五百户已下為下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户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於鄉閭者申州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

稽古定制　宋制凡公宇棟施瓦獸門設梐板諸郡正衙門及城門並施鴟尾不得施拒鵲

紺珠閒録　縣治門樓唐制為敕書樓淳化二年六月

癸未詔曰近降制勑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
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
州縣所受詔勑並藏勑書樓著於籍受代者以籍稽
查今俱改為更鼓樓殊失先代之制

六研齋二筆　唐時節度使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
角稱鼓角樓宋淳化二年六月詔州縣監所受詔勑
並藏勑書樓即鼓角樓也

貴耳集　熈陵書戒石銘賜郡縣曰爾俸爾禄民膏民
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蓋用蜀檮杌中所載孟昶文
也文云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二十四句區區愛民之心為可柄也但語言皆不工後經熙陵去出刪簡理盡遂成王言

真珠船　戒石銘乃宋太宗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為守令警至今尚然

群碎録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話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於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

異林

郡邑戒石銘乃蜀檮杌所載蜀王孟昶文宋熈陵摘其四句樹石今因而不廢

按郡邑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宋太宗擇取銘中爾俸爾祿四句頒行郡縣刻石置於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謂之戒石至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復頒黃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命長吏刻石庭右明太祖則命立於甬道而鐫公生明三字以為警戒元至元間別有四句云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都廟

按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廂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廂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罷凡民有鬭訟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府韓維之請九月詔許留後使臣一員分左右廂管勾十一月臣僚言逐廂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廂決斷所舊來四廂使仍舊存留以備諸般差遣元祐四年知開封府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廂通為四廂尋罷紹聖元年復置